

# 追着洪水跑

“

同大镇被水淹那天,耿光刚结束在六安市固镇镇的救援工作,还没顾上喘口气,就拉着团队开车跑了240多公里,一路上雨越下越大,到达合肥市庐江县境内时,已经是晚上,同大镇就在庐江县北部。

车载广播不断提示着道路交通信息和最新的灾情,他们随身携带的对讲机也一直在响,团队成员互相商量着前往救援的目的地。雨带的南移,令合肥普降暴雨。来自气象部门的信息显示,自6月10日入梅以来,截至7月26日16时,合肥平均降水量829毫米,已超过常年梅雨量236%,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。

这其中,庐江县首当其冲,平均降水量达到1011毫米,境内遭受百年一遇洪灾。多条河流漫过圩堤,向人们的聚集地咆哮前进,近19万人因此受灾,6万人被迫紧急转移。

耿光他们的任务就是协助政府转移这些被洪水围困的人。他是一支社会应急救援队伍的负责人,此前一直参与地震救援工作,这个夏天,由于严重的洪涝灾害,他临时买了两艘冲锋舟,然后开始追着洪水救人。



7月24日,薛家圩村,救援队帮助当地一位村民返回家中取重要文件

## 风险

耿光他们到达庐江县同大镇那天是7月22日,庐江县最大的圩口——石大圩刚刚漫堤决口,导致4个村庄被淹,约6500人被洪水围困。洪水涌过来时吞噬了不少人,直至今天,仍有一人处于失联状态。

“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水。”耿光说,同大镇很多村子整体都已经淹没在了水下,只有零星的路灯顶端还露在水面上,冲锋舟直接开上了村民家的屋顶,开船时,一不小心,头就会撞上电线。可是,水位还在继续上涨,漫过一处高地,不断逼近新的居民聚集地。

时间紧迫,到同大镇的第二天,他们就开始救援。给冲锋舟充好气,推舟下水时,耿光心里还是会打鼓,“这和地震救援不

一样。”他说,地震救援是静态的,震后很多情况可知可控,而水域救援“完全就是摸瞎”。

这个一米八的大汉第一次发现自己这么怕水,行驶冲锋舟的时候,他的手不断冒汗,握着发动机手柄总感觉不听使唤,有时一个浪打过来,冲锋舟就会偏离方向。他得时时注意周边的情况,毕竟水面上的风险是可以感知的。那些被洪水席卷的冰箱、衣柜等障碍物会漂浮在水面上,只要集中注意力,一般不会撞上。

真正的危险来自水下,没人能看清水下的情况。有时,一块玻璃或是一些尖锐物就会划破冲锋舟,发动机要是缠上水草或是电线,船就有可能侧翻……在救援过程中,人要是掉入水中,就只能祈祷此时的水面是风平浪静的。

事实上,水域救援面对的风险远不止于此。每片水域的情况

都不尽相同,水的流速、水下环境不一样就会造成不同的水流现象。

“我们最怕遇上漩涡和滚水区。”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秘书长王海波告诉记者,漩涡起来的时候,冲锋舟是没办法靠近的,不然就会被水带走。而滚水区——高水位水体在低洼处制造了一个大型涡流,身在其中可以反复体验被水流带到水底、拉至水面、推向周边、沉入水底的循环过程,如果遇上,安全指南只有一条——绝对避免进入。

王海波和耿光是多年的好朋友,他们并肩参与了多次救援行动,这次也一样。在同大镇的救援行动中,他们迄今已经搜救转移了30多人。谈到救援风险时,耿光说,不怕死的救援队不是好救援队,但“知道有人在里面,我们能不救吗?”

## 救援

对救援人员来说,每次参与救援实际上都是在“用命搏”,因为不可知的风险太多。

比如7月21日,耿光和王海波在固镇镇参与救援时,就遇到了险情。那是耿光第一次开冲锋舟,他对这一天印象特别深。

“那天救援任务比较多,团队里的成员基本都出去搜救了,后来只能我自己上了。”耿光对开冲锋舟心里没底。此前,他只在理论层面学习过冲锋舟的知识,从没真正下过水。新买的船,他连油管都不知道怎么装。“在现场我又不好意思说这个,只能说我很忙,能不能帮我装一下。”

求救的祖孙3人,是两位近70岁的老人和一个八九岁的小孩,耿光喊上了王海波一起去搜救,救人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,他

们很顺利地接到了人,但在返程时,意外却发生了——一道急流突然涌来,一位老人没站稳,把冲锋舟发动机的钥匙拔了下来。

“冲锋舟顿时失控了,急流一冲,我们一瞬间被冲出了二三十米。”王海波后来形容,那一刹那,耿光脸色顿时变得煞白,船上的人都不知所措,小孩一面在喊着“我怕我怕”,一面说“叔叔,我给你加油”。

后来,瞅准机会,王海波一把抱住了电线杆,耿光紧急重启了发动机,冲锋舟才最终稳定下来。一船人心有余悸,久久没有说话。

这次参与洪水救援,耿光已经遇到了数次类似的危险。还有一次,转移一位被困的老人,因为水急,冲锋舟无法靠岸,他只能扶着老人下水走,结果又来了一阵急流,冲得体重超200斤的他差点倒地,他一边死死拉着老人,一边用脚缠着水草,足足坚持了十多分钟,水流才小下去。

回到冲锋舟上,他大口喘着粗气,那十几分钟他脑海里想了很多,如果实在坚持不住,他就抱着老人一起走,也许还有一线生机,“最坏的结果就是‘以命换命’,我也不亏”。

救援是份“苦差事”,耿光明白,但他还是愿意为此去“拼命”。

耿光的同伴陈伟平说,每次听同伴们分享救援中的故事时,大家都能收获很多感动,听到对方说“谢谢”的时候,大家会特别高兴,“对我们来说,谢谢的分量是很重的。”——没人愿意冒险,但有些事必须得有人做。等着庐江这边的洪水退下去,他们准备继续沿着长江走。(据《中国青年报》)

# 粤民间救援队鄱阳抗洪:“民间救援力量越来越受尊重”

鄱阳湖洪灾一直牵动着国人的心。除了消防官兵、解放军战士等救援力量参与抗洪抢险,还有不少民间救援队自发组织前往灾区救援,来自广东佛山的蓝天救援支援协会就是其中一支。7月13日中午,佛山蓝天救援支援协会会长万雯辉召集7名队员和她一起前往鄱阳县帮助当地灾民。

万雯辉告诉记者,近日,佛山市政府收到了鄱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发来的感谢信,信中称“佛山市蓝天救援支援协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、不畏艰难、千里驰援,为我县抗洪抢险斗争做出了突出贡献,充分发扬了‘一方有难八方支援’的大爱精神。”

据了解,这早已不是该协会第一次参与重大灾害外出救援了,在此前的多次洪水灾害中,都有佛山蓝天救援队员的身影。

万雯辉介绍,7月12日,她就看到有信息发布说江西那边发洪水,当天晚上,他们就在群里发起号召,决定要去驰援江

西,一共召集了8名队员。

队员们的第一站是鄱阳县油墩街,他们安营扎寨在离乡政府5分钟路程的高地上;万雯辉说,油墩街共有5个行政村,因为洪水基本都成为了孤岛,水最深的地方有七八米,最浅的地方也有三四米,一些道路上的电线杆差不多快被淹没了,而有一些树已经被淹到只能看见树冠,当时当地也已经把电停了。“我们开冲锋舟进去排查的时候,电线杆就在我们头顶,穿过去时我们要用船桨把电线顶起来,就是怕万一漏电;我们先后排查了5个行政村,当地的居民对大水并不十分畏惧,因为之前他们也遭遇过大大小小的洪灾,因此不少村民都不愿意离开家园,但如果是遇到一些困难群体,我们都会帮着将他们送出来。”

万雯辉看到,当地很多居民划着木板、轮胎、小船,甚至是很小的木盆子出去买菜,之后又再划回去,“他们离岸上的距离还是很远的,即便我们开冲锋舟进出都要花

20多分钟,所以并不安全。”

万雯辉说:“这次在鄱阳救灾的印象很深刻,中途有两个其他救援队的队员中暑了,还有一些救援队晚上进入村庄勘察时迷路了。当地一些老百姓也挺焦急,有的村民早上6时就会给我打电话,让我们去接他,说他们要出来。也有一些村民后来在‘孤岛’上实在待不住了也来求助我们,说要出去投亲靠友。”

据万雯辉介绍,全国先后有18支民间救援队伍来到鄱阳抗洪,“我们大概是第五、第六支抵达鄱阳的民间救援力量,后面又来了很多队伍,队员们都来自民间,来回吃住全是自己掏钱。”

林伟豪是佛山蓝天救援支援协会的一名教官,他的专业是急流救援。去到鄱阳,林伟豪的主要工作是救援和开冲锋舟。每天他都会开着冲锋舟从乡政府往返被洪水围困的“孤岛村”,搭载一些需要转移的老人孩子出村,有时也会搭一些要办急事或者要买菜的村民去往市集;村民

们一般只有到粮食没有了才会坐船出去购物,而从村里到市集有5公里的路程,开冲锋舟要花半小时,通常林伟豪会在市集耐心等待村民们采购完,才将他们全部送回去村里。

“通常一台冲锋舟可以载6个人,我们每次都坐满6个人出去,回来时他们就带着生活用品、菜和粮食等回来。”林伟豪说,虽然村民们说的方言他很难听懂,但每次载上他们时,村民都会说一声谢谢,这让他很感动。

“天气非常热,村民们怕我们中暑,每次都给我们水喝、给饼干吃,还有一些志愿者送给我们一些水果。”林伟豪说,村民们要使用冲锋舟都会打电话过来,基本上每天他要来回五六趟。

罗法勇是佛山蓝天救援支援协会的队员,近几年参与过多次洪水救援任务,谈到此次鄱阳县救援,罗法勇说:“鄱阳那里的居民面对洪水似乎淡定一些,他们说自己能在洪水里坚守1个多月,他们会划着小船到外面买

菜,但安全系数比较差,村民又很少穿救生衣。”

罗法勇在这次救援中主要做一些水上的应急救助工作。比如在一些被洪水淹没的楼房里抬送受困者等等,“队伍出去救援,一定要强调分工合作,必须有人负责协调、负责开冲锋舟或者负责应急救助。”

“令我比较印象深的是一个小孩,她身体不太舒服,需要从被洪水围困的家中出来看病,我们开冲锋舟过去花了半小时,中途这个小孩睡着了,但她两只手一直放在胸口,比较紧张。”罗法勇说,大部分村民对发洪水比较淡定,但一些从外地嫁过来的妇女没见过这样的洪水,有些还不会游泳,就比较紧张。“遇到这样的情况,我们队长就会去安慰一下她们,并嘱咐大家注意安全。”

“这次救灾最大的感受是江西人民的爱,还有对我们民间救援力量的尊重,汽车来回都没有收我们的过路费,这让我们很欣慰。”罗法勇说。(据《广州日报》)